

没有结尾的故事

石

荔

47.5
13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没有结尾的故事

石 磊

86 .
I247.5
1913
3

BK 221/9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B 287237

没有结尾的故事

石 嘉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5¹/₉印张 2插页 104千字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500

书号 10115·578 定价 0.75 元

目 录

没有结尾的故事 [1]

告别“421” [95]

没有结尾的故事

不要忏悔，因为忏悔是可怕的。不仅让人产生一种失败者的沮丧感觉，而且还要袒露内心，回忆那种已如残骸、永远埋入记忆之丘的往事。但是，我终于忏悔了，写下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。我怀着悔恨回顾过去，是为了获取重新直面人生的勇气。为此，我忏悔。

摘自主人公刘家馨的日记

—

重到D城，正是午夜时分，天又落着雨，是淅淅沥沥，寒意凛凛，令人心烦意乱的秋雨。雨夜中，路灯朦胧地亮着，在雨幕中划出一个个可怜的光圈。路灯后面是林荫道，在黑魑魑的树影后，是一幢幢无言地伫立着的楼房；只偶然有一扇亮着的窗户，象一只不倦的眼，默默地注视着风雨如晦的秋夜。

不多的几个下车的人，早不知不觉地消失在雨

• 1 •

夜中。林荫道上好象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往前走；心情忧郁，步履沉重，“扑嗒”的脚步声越过空旷的大街，往前传得很远很远；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正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。我惶恐地感到：眼前的D城，并不是我记忆中的D城！那个古老、破旧、然而亲切的D城到哪儿去了呢？我分明是为它而归来的啊！

流逝的是光阴，沉淀的是忆念。我万万没有料到，在我偶然看到那篇出自D城的报道后，竟会在我的心中掀起这样如饥似渴的需求：我要回到D城去，回到久别的D城去！这需求象一只有力的爪子，抓扰我的心灵，搅动我的思绪，让我揪肠系肚，耿耿难眠。最后，终于促使我匆匆成行，仓促中来到D城，来到我曾经发誓要永远忘却的地方。

我犹豫着停下脚步。我没有想到D城会如此接待我：寂寥的秋雨，深眠的城市；没有熟悉的面影，车辆的迎送，温暖的话语！只有冷漠浸入到无边的黑暗中，跟随秋雨向我静静袭来。刹那间，我想起了远在省城的家。那个设备齐全的家，在一幢质量优良、令人垂涎的新建公寓里。那是我的岳父为我弄到手的。在那儿，决不会想到D城凄清的雨夜。忘却真是一种自由！也许我又犯了好冲动的毛病，又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所驱使，盲目出行？我看着湿漉漉的水泥路面，感到水汽已透进风雨衣，寒气咄咄逼来。我厌恶眼前的雨，眼前的夜，眼前冷冰冰的D城；厌恶在雨夜里踽踽独行。我开

始渴念舒适的床、温暖的被窝，平时并不想念的妻子；我陷入一种追悔莫及的沮丧心境里。我怨恨D城，怨恨那促使我此行的起因，怨恨我自己。我开始清楚地看到：在我的心底，透过我的躯壳，透过血与肉的遮庇，我一直回避正视的东西！一旦明白这一点，我立刻骇然了。我开始疾走，脚步声在林荫道掀起一阵杂乱的节奏。我的心则在高叫：赶快离开这一切。

就在这时，夜空中骤然传来一个声音，一个从一条又衰老又疲累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，那是一道吆喝声：“真正山东烧鸡，外加名牌鸭溪老窖！有吃的来哦！”声音苍劲有力，在夜空中格外吸引人。我循声举目望去，只见前面大街转角处，隐约露出一片昏黄的灯光，照现出两三个晃动的身影，在这严酷的雨夜中，形成一处光明和温暖的所在。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用浓浓的卤水反复煎煮、油光闪闪、香气逼人的烧鸡；想起那度数极高的白酒。那醇浓的酒一定能使我重新热血沸腾，驱赶掉弥漫在我心上的阴影。我紧紧风雨衣，急忙向那点昏黄的灯光扑去，突然，我嘎然止步！因为我又听见了一声吆喝，它很象一个行踪飘忽的精灵，在冥冥中穿透茫茫重山，飞越条条水流，从远远的天宇向我飞来！那么微弱，那么模糊，细如发缕，袅如游丝，让人难以把握，难以捉摸。可是当我刚刚站下，就立即分辨出来了：其实它就来自我的心底！它早就蛰伏在那儿，长眠未醒。如今它苏醒了，在我的心中跳

跃，发着喊叫，拨动我的心弦，牵引我的思绪，让我不可违拗地顺从它的意旨，去重复一段已逝的人生的时光……

二

D城座落在两条小山脉中的一片谷地上。一条山脉叫凤凰山，另一条叫望龙山；D城的人总是看见太阳在凤凰山上升起，在望龙山上落下。谷地中有一条小河，从望龙山往东流，把D城均匀地切成两半；南面是新城，北面是旧城。城里的房屋大多是两层的木楼，沿街的门面则一律漆成板栗色。那颜色经日晒雨淋，又差不多发了黑，门面显得就象一张张同样苍老的脸。除了那条连接新旧城的大街是水泥路面外，纵横全城的，全是些青石板镶嵌的巷道和用碎石铺垫的、坑坑洼洼的大路。在新旧城交界的地方，水泥路往东西各又伸展出一段，构成一个十字口。在十字口的每个犄角上都修盖了一幢大楼，分别归百货公司，D城饭店，银行和一家五金商店使用。四幢大楼都只有三层高，都同样的是青砖结构，再通通糊上一层水泥的外壳，让看到这四幢楼的人，就象看见四个孪生兄弟，板着一模一样的脸孔端坐在十字路口。这儿就是D城的中心，或者说是D城的心脏。

爬上东郊的凤凰山顶，则可以极目D城南北。D城顶北面的地方蜿蜒着两条长线。一条灰白，一

一条深褐，平行着伸向远方。那是经过D城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。每天，通过D城的唯一一趟快车停靠三分钟，剩下的两趟慢车也只各停靠五分钟；每天早晨，再从D城客车站开出八辆客车，到更僻远的小县去。这样的交通状况，也就满足了D城人外出的需求。

在南面，屹立着D城最高的建筑物，那是一根高大的，整日吐着滚滚浓烟的烟囱；那下面就是D城火电站。它不仅供给D城的十几万人以光明，而且也喷吐出大量的黑灰，以致城南的房顶，街边的水沟都黑乎乎的；就是从城南挑到十字口的各色蔬菜，都带着这种污染触目的印记。城南的有些贫穷人家，也就干脆用这种黑灰烧火做饭。

西边是望龙山。望龙山脚下有一个鹅卵形的深潭，D城人叫它圆湖。晴天时，圆湖的水面上交织着丝丝银光。湖边是微微倾斜的，长满密麻麻爬地草的山坡，山坡上边是郁郁苍苍的松林。每当风从圆湖的水面上掠过，再徐徐拂过山坡，接着在松林里留下一阵轻微的战栗。风象一个殷勤的使者，忠实地传递着湖泊山林的喁喁情语。在圆湖靠近望龙山的那面，大自然又安排了另一种情景。那儿耸立着一扇狰狞可怖、令人胆战心惊的峭壁。这扇峭壁也许是在一次雷鸣电闪中，由苍天劈开了望龙山的一翼形成的。于是，这扇青色的峭壁，高高地仰着它那乱石嶙峋的面孔，象仰着一张张牙舞爪的鬼脸，怨尤地注视着它脚下的圆湖。因此，D城人遂

它一个形象的名字：鬼脑壳。有事实凭据的是在三十年里，就有三位D城的居民从它之上舍身跃入圆湖。一位是个可怜的童养媳；另一位是个被遗弃的老人；还有位却是个男教师，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，投湖自杀了。这扇青色的峭壁，用它那特殊的文字，记载了人间的伤痛和不平。同时，为自己留下了彰著的恶名。尽管如此，圆湖边斜斜的草坡，清幽的湖水，郁郁的松林依然让人向往。特别是在晴朗的早晨，太阳用它那金色的手指，抹掉峭壁上隔夜留存的阴影后，圆湖骤然明亮而美丽了。如果是假日，青山绿水间闪烁着五彩的衣裙，湖泊松林旁流溢着欢声笑语，D城的人成群结队来到这里，在这里放松四肢，休憩心灵。

这样一座小小的城市，这样闭塞的一隅之地，D城生活的格局是可想而知的。在这里，人们充分体现了人类随遇而安的本能。在那些解放前建造的青瓦顶木结构的古旧楼房里，在那些解放后由D城那位唯一的建筑师统一设计，然后匆匆建成，都是由两侧上楼，走廊宽大，既没有卫生间，也没有厨房的两层青砖宿舍里，人们的生活大抵一致。好象没有人有格外的追求，也没有人有标新立异的念头；D城人的爱好和兴趣极其相似，追求的也是同一水平的荣光。

据说六四年“四清”的时候，有一位著名的电影女明星，为体验生活而参加了D城附近一个小县的“四清”，来到D城小住。第一位看见并认出这位

当时名闻遐迩女明星的是位女服务员。她立刻喋喋不休地向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炫耀。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往D城市招待所，耐心地等待女明星外出或回归，都想亲眼一睹芳容。接着，凡是有幸看见了女明星的人，以幸运者的资格，更为兴致勃勃地向别人描述女明星黑底红格子的上衣，蓝布裤子和翻毛皮鞋，引动更多的人又涌向招待所。听说，这种情形让女明星知道后，她感动地说：“其实我很平凡，根本不配得到这样热烈的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她的话，又被引申为谦逊的美谈，作为D城人批评本市文工团那几个昂首阔步的男女演员的好教材。直到她走后，不知有谁考究出她其实出身乡间，不过是个农家女儿。后来，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遇，才当上演员。于是，就有人大声断言：她又有什么值得看的，D城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材，不过是没有遇上一个好的导演而被埋没罢了。用这样的话去反驳过去奚落过他的，没有能够一睹芳容的人。

但是，这决不能说明D城人的是非标准。D城人虽然有自己的狭隘和保守，爱憎却是分明的。据说有一位年轻人，考上了某城市的名牌大学，毕业分配在那儿后，遗弃了在D城的妻子和女儿。D城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责备和唾弃他，包括他的父母。他的妻子没有改嫁，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他历经坎坷回了家，D城的人仍然没有原谅他，每逢谈到人的不忠不孝，无仁无义，仍然用他作为例子。所以在D城生活，每个人的家也都大

抵相仿，都受着同一道德的束缚。当然，还有其他方面的生活情趣，就不必一一赘述了。讲讲D城极端必要，因为这是我度过童年、少年，一部分青年时代的地方。

三

过去，我家住在D城西边的一幢宿舍楼里。那也是一幢由D城那位设计师设计的两层楼房。楼梯开在两头，在楼口处都有一个小小的平台，走廊很宽，没有卫生间和厨房，很多的人家就在宽宽的走廊里烧饭；有的灶头在左边，有的灶头在右边，在走廊中间留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。我经常听见妈妈抱怨。但我每次走过时则总是怀着一点欣喜，借助这人为的障碍检验我的敏捷和机灵。

房子是妈妈公司的。这一点在我的生活中至关重要。如若不是这样，我就得和当市委书记的爸爸住在市委大院里，和我后来所见过的这类市委大院一样，晚上十点就关门，不知道要失掉多少玩乐的时光。

这幢楼房，则和其他居民的古旧楼房混杂在一起，一下楼就是青石板的小巷。夏天穿着木制的拖鞋可以“呱哒呱哒”在上面跑，一不小心跌上一跤，膝盖就会磕出血，跟着酸痛好久。妈妈总嫌这儿脏，一下雨，青石板的路面上就满是泥泞，被太阳一晒，随着风一扬，又化成满天灰尘。妈妈总罗嗦

着要搬家，而不知出于什么缘故，一直没有搬成。

我不在乎灰尘，在那些青石板上，我和四邻的孩子摔三尖角，打纸板，弹玻璃珠子；这样的生活兴味无穷。直至我成了省报的一名编辑，仍然有时会激动地想起那些用破书折成的三角纸板。唯一的遗憾是妈妈的抱怨，她总嫌我过早地弄脏了衣服。

妈妈从前一定很漂亮，那时也还保持着挺秀的身材和一双温柔的黑眼睛。她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；买菜、洗衣、做饭，还要上班；又总在细心地照顾我，她唯一的孩子。爸爸呢，长着中等身材，四肢骨骼十分粗大，那是当年行伍生活的痕迹。他十六岁参军，后来成了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员，D城就是他指挥的部队解放的。他给人的印象粗犷豪爽，孔武有力。其实他也十分精细，在他那农民子弟的头脑里，顽固和机智并存。他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小的、总在不停活动的皱纹，眉心那儿有一道触目的竖纹，一发怒，竖纹就紧缩了。他是一城之主，也是一家之主，在家里和市里，他执行着同样的原则：一切都由他最后说了算。

作为他们的儿子，我秉承了他们的外形和气质。我的身材兼备母亲的挺秀和父亲的有力，我的脸庞同具母亲的温柔和父亲的严峻。在我的性格中，软弱和自信并存。每逢厄运临头，我总是手足无措，无所适从。而一旦风帆顺利，我就意气十足，得心应手。这性格的缺点就来自母亲的娇纵和父亲的地位，可惜当时并不分明。那时在人们眼

中，我是个聪明漂亮的孩子，一个有前途的市委书记的儿子。在学校里我各门功课总是名列前茅，还总是班上和学校里的班干和队干，当时我一定也认为自己聪明，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偏见，使我比别人显出更大的才能。

作为一名在学校里无拘无束的孩子，我不喜欢星期天。在我看来，星期天属于最烦闷而令人厌倦的时光；星期天，我成了家中唯一的一名奴隶。忙碌了一周的父亲回到家中，总是刻不容缓地执行严父的权利：“家馨，别贪玩，快去做作业。”

“作业已经做完了嘛！”

“那就坐下看书，别东磨西蹭的。”

我刚拿出书看了一会，妈妈又说：“馨儿，别尽看书，注意保护眼睛。”

我只好坐着，看看桌上的座钟，时间才不过上午九点，一天的时光还很漫长……

就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，楼下传来了一声吆喝，一声别具一格的吆喝：

“卫生、美观、经济……

经济、美观、卫生……

有剃头的来哦！”

一听见这悠悠的声音，我偷眼瞄瞄妈妈，然后一头扎出屋去。楼梯口的平台上，早就挤满了楼上的孩子们，大家叽叽喳喳地打上一阵招呼，然后就安静下来，一齐瞪着大眼，聚精会神地看着楼梯转角的路，仿佛那儿有惊人的奇迹要出现。

我们的期待总不会落空的，不大一会儿，一大一小，一高一矮两个人真的出现了。看见他们，我们互相快活地眨眨眼睛，然后整齐地，就象有人指挥我们似的，放开嗓门嚷起来：

“剃头匠，刮刮匠，
走东街，窜西巷，
刀儿刮刮响，
灯泡闪闪亮！”

语音整齐划一，一听就知道我们叫嚷过无数次。作为结束语的，是一串尖脆响亮的笑声。

那时，我还是个初中学生，正处在充分展示顽皮智慧的年龄。我和我的同伴们肆无忌惮地打趣着那一老一小，并非有意作恶，无非是星期天的日子太长，太烦闷，我们需要欢乐，需要放声大笑……

那一老一小，老头又高又瘦，穿着的那件白布衫象面旗帜似的在干瘦的身上飘拂；他又总戴着顶发黄的旧草帽，令人想起田野里滑稽的稻草人。而那个看来和我们同龄的孩子，长一张圆圆的脸，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，皮肤象小姑娘似的白，身材瘦小，走起路来一边肩高一边肩低，仔细一看就能觉察他是个跛子。

从他们的谈话中，知道他们是父子俩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居于何方，来于何地；每逢星期天，他们总是这样吆喝着来到楼下。那老头很少说话，招揽到生意后，就沉着脸给人剃头。倒是那个小子，老是眯着那双细长的眼睛瞅人，让我突然感到，长

一双这样眼睛的人，是不能轻视的。

剃头匠的顾客大多是孩子，一般他总是给他们剃个“毛桃子”，就是把满脑袋的头发差不多剃干净，只在脑门心那儿留出个钝钝的三角型，极象个青毛桃的形状。他最擅长的手艺则是剃光头。只见他手里那把亮光闪闪、极其锋利的剃刀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前一下，后一下，不大一会，一个光溜溜、白生生、微微泛着青光的光头就出现了。那形态让人联想到大度数的电灯泡，从而让我们有了炮制那首歌谣的材料。

我总想尝试尝试那柄锋利的剃刀在头上滑动的滋味。在我的想象中，那一定是十分惬意的。而且敢于让那冰凉而锋利的剃刀在头上滑动，无疑要有几分勇气才行。可是，我从未得到过检验勇气的机会。

妈妈说：“什么卫生，不要贪图便宜惹个癞子头。”爸爸则皱着眉头接上：“个体户，早就应该组织到集体手工业组织中去。不愿加入的，要做工作嘛！”爸爸充满原则的话，彻底打消了我的希望。

因此，尽管“卫生、美观、经济”的招徕声响亮悦耳，我却从来没能光顾过这个剃头匠。

这父子俩虽说遭到了我们集团火力的攻击，却从不退却，每到星期天九点左右，那孩子悠悠的声音就会骤然响起。我发现他，脸上总是带着笑，用一种唱歌般的调子高声吆喝，仿佛不是在叫唤干巴巴的六个字，而是在高歌一首美妙的歌曲。慢慢

的，我竟从那声音中听出一点挑战的意味，我当时并不明白，那是存在即胜利的道理。

最后，我们的攻击终于招致了抗议。特别是楼下居委会的组长，她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。她说我们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，手艺人找碗饭吃并不容易。她直接找到爸爸，要他管一管我，说是我领的头。害得爸爸骂了我一顿。在这之后，当那悠悠的吆喝声再响起来的时候，尽管心儿痒痒，我却不敢肆无忌惮地跑出去吆喝了。

不过，我已经开始渐渐淡忘他们。因为，我慢慢长大了，少年人的顽皮正变成青年人的矜持，我爱上了书籍，而且快要上高中了。我的生活离开了单纯的玩乐，开始变严肃了。

四

谁使我们相识？——生活；谁使我们相逢？——生活。忘却了的，生活为我们拾起，错开了的，生活为我们撮合。上高中的时候，他闯进我生命的途程里，我竟和他成了同桌。

我看见他走过来了，走向我坐的这张课桌。走路的时候依然是一边肩高一边肩低，圆脸上依然是一双细长细长的眼睛。他高高兴兴地笑着，好象他已经知道了生活的路上，既有窘迫也有波折，于是就坦然了，毫无畏惧了。他一跛一跛地走近我，他并没有认出我，走近我后，躬着身子问：“这是四组